

佛罗伦萨

## 一座百年影院的传奇

丁亚芳 出版社编审。热爱阅读,旅行,写作。



离开佛罗伦萨前一天傍晚,我漫步在市中心的老街上,悠闲地逛路边的精品店。蓦然间,目光被一幢楼宇门楣上刻写的“Giunti Odeon Libreria e Cinema(书店影院)”几个字所吸引。怎么是书店又是影院?

推开那典雅庄重的圆形拱门,发现正是一个古朴的书



店。偌大的空间,高低错落的书架上陈列着各类装帧精致的书籍。舒适的阅读座椅,微微飘香的咖啡角,还有古典立柱、小型喷泉与米色织锦墙面等装饰元素点缀其间。沿着铺满厚厚深蓝色地毯的台阶上楼,一座欧洲老式影剧院展现在眼前。环形回廊,独立包厢,橘黄色丝绒沙发座椅以及穹顶上的精美壁画,都笼罩在水晶吊灯洒下的柔和光影里,奢华又不张扬。正前方悬挂着一面超大LED显示屏。这里就是书店影院。白天是书香天地,夜晚则是观影的艺术殿堂。

如此精致奢华的

书店影院,起源可直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。这座古建筑本是佛罗伦萨顶级豪门斯特罗齐家族宫殿的一小部分,称为小宫。资料显示,建造耗时近五十年,由几代建筑大师接力才得以完成。

自19世纪起,这个荣耀了数百年的家族日渐没落,宫殿的产权也几经易主。最终,靠地产发家的佛罗伦萨新贵Chiari买下此小宫,并意图将其改建为高端酒店。就在设计方案即将落地之时,与Chiari家族私交甚笃的埃莱奥诺拉·杜丝提出强烈反对意见。她建议建一座与文化古都相媲美的豪华影院。

杜丝是意大利著名舞台剧演员,主演过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和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等,

与法国女演员莎拉·伯恩哈特并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戏剧舞台的“双璧”。

然而,早在20世纪初,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“电影”还毫无概念,面对兴建豪华影院的提议,Chiari家族觉得匪夷所思。

杜丝毫不示弱,据理力争。她直言Chiari家族的眼光过于局限和短浅。电影是戏剧的延伸与未来,能突破舞台的时空限制,为城市注入更多样的文化活力,对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、提升城市的品质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,其长远价值远非酒店所能相比。经过不懈努力与多方协调,杜丝终于凭一己之力,说服Chiari家族放弃建豪华酒店的执念,专心打造一座高雅、庄重、主要面向知识分子及国际观众的高端影院。

1922年,转型后的Odeon影院隆重开业。作为佛罗伦萨首家豪华影院,它立刻成为欧美许多明星宣传推广作品和经典影片首映的热门场所。好莱坞明星费雯·丽、马龙·白兰度出演的《欲望号街车》,英格丽·褒曼主演的《一九五一年欧洲》等影片的意大利首映式都曾在这里举行。如今,这里依然是佛罗伦萨重要的文化地标。

在历经百年运营之后,为更高效地利用文艺复兴时期的珍贵文化遗产,2023年,意大利著名出版集团Giunti与Odeon达成合作,将影院再度转型,打造成集书店与影院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,在古老宫殿里续写书籍与光影交融的新传奇。

夏威夷

## 黑沙滩上遇海龟

高翔玲 制造业从业者,旅行、咖啡与文学爱好者。



车刚停稳,六岁的小外孙女便跳了下去,撒开脚丫子朝海边奔去。

“慢点!别跑太急!”女儿跟在后面高声喊着,她却像没听见似的,小小的身影越跑越远。

“阿婆,你看,这里的沙子是黑色的!”循着小姑娘的声音,一片黑色的沙滩蓦然撞入眼帘。沙



粒在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,连拍岸的海水也仿佛被染了浓墨。

这里便是夏威夷大岛卡乌地区的普纳鲁吾黑沙滩。在夏威夷语中,“普纳鲁吾”意为“潜水之地”,亦有“泉水中的潜水员”之意。海滩下方藏着众多直通大海的淡水泉眼,古时每逢干旱,夏威夷土著便潜入水下,到泉眼中获取饮用水。这个名字,是祖先刻在时光里的生存印记,也藏着对这片海域的敬畏——这片沙滩属于莫测的自然。

这片黑沙,源自远古海底火山的馈赠。炽热熔岩奔涌入海,被冰冷海水骤然冷却,碎裂后又与海底泥土相融,历经亿万年海浪冲刷、海风雕琢,棱角尽磨,岩体化作细砾,铺就了这片绵延数百米的黑色“绒毯”。它吸引着世

界各地的游人慕名而来,若足够幸运,还能邂逅濒危的玳瑁海龟与夏威夷绿海龟。

我紧紧盯住不远处的小家伙,只见她穿着沙滩鞋,站在一汪浅浅的水洼边,抬脚便往水洼里踩下去。

水花溅起,在午后的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,落在她的小腿上,晕开一小片湿痕,她咯咯地笑起来,踩着水洼里的细沙,任凭清凉的水漫过脚踝。

“快看!海龟!”人群中忽然有人惊呼。

我抬眼望去,有一处沙滩被石块围成U字形,一只大海龟正趴在黑沙里晒太阳。它的壳是温润的米黄色,边缘泛着淡淡光泽,像一块被岁月打磨过的玉。游客们举着手机纷纷拍照,它岿

然不动,四肢舒展,脑袋微微缩着,仿佛沉醉在午后的暖阳里,独享属于它的宁静。

一阵海浪涌上来,又一只海龟缓缓从水里爬了出来。这一只龟壳颜色更深,墨绿中带着斑驳的褐。它不慌不忙,两只前爪像厚实的蒲扇按在黑沙上,伸长脖子,先探探前路,再慢慢挪上半身,一步,又一步,动作迟缓得像是从远古走来的。最后,它慢慢挨到了先前那只海龟身边。

旁边有人说:“哎呀,好多海龟呀!”我细细一看,果然有近三十只海龟。它们几乎一动不动,起初还以为石头呢。它们就这样趴着,懒懒地晒太阳,偶尔动动爪子,或抬抬头,像相熟的老者,守着一片阳光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只有彼此能懂的话。

我蹲下身,指尖轻触黑沙,才发现墨色沙粒间,藏着无数细小的橄榄石晶体。它们如祖母绿碎钻,散落在黑色绒毯上,熠熠生辉。导游说,这是火山女神佩雷的眼泪——当年她奋力创造新陆地,疲惫又欢喜的泪珠坠落人间,化作这些细碎的晶石,永远留在了这片沙滩上。

夕阳西斜,我们祖孙三人手牵手漫步在黑沙滩上。余晖洒落,黑沙泛着细碎微光,有游客想装些黑沙留作纪念,导游连忙讲起一段往事:曾有人不听劝阻带走黑沙,却在归途中接连遭遇烦扰,最终不得不将沙子寄到当地的邮局,嘱托邮递员将沙子带回海滩——正如土著所言,要爱护这火山馈赠的黑沙,这黑沙只属于这片大海、这片土地。

喀什

## 中国起床最晚的城市

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

四十多年前,我曾好奇地问地理老师:“全国这么多城市里,哪个地方的人起床最晚?”老师指着中国地图左上侧,给出了一个让我铭记半生的答案——新疆喀什。老师还告诉我,喀什古称“疏勒”,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和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

从此,喀什像一颗种子,埋在了我心里。几十年来,我一直有个愿望:一定要去这座“中国



起床最晚的城市”看看。

前不久,我和老伴终于踏上了南疆之旅。第一站,便是喀什。

我们抵达喀什古城附近的停车场时,天色一片漆黑。而此时已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多,在内地通常已用完早餐,开始一天的工作了。因此,我们赶紧找饭店解决肚皮问题。但从停车场一路找到古城东大门,除了在停车场旁边看到一个门面很小的包子铺在营业外,愣是没有找到第二家亮灯的饭馆。

包子铺的老板兼伙计是个年轻小伙子,一聊才知竟是东北人。问及景区附近为啥饭店这么少,小伙子笑笑说,不是饭店少,而是时间太早,当地人都还在睡梦中呢。

我恍然大悟——喀什地处

祖国西端,与北京有两个来小时的时差。当地人的清晨,要从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才开始。这“中国起床最晚的城市”,果然名副其实。

上午九点多,天色露出熹微的曙光。人群开始朝古城东大门外聚集,为观看开城仪式抢占有利的位置。

古城东门外的吐曼路是古城东部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,也是游客观看开城仪式的聚集地。为了方便观看,每天上午十点,这条路便开始实施临时交通管制,宽阔的路面瞬间变身成一个热闹的广场。

十点半,号角声骤然响起。宏伟的城门缓缓打开,身着盛装的演员鱼贯而出。最先亮相的是两位长须飘飘的长者,他们以维吾尔语和汉语吟诵迎宾词,讲述

喀什古城两千多年的沧桑。随后,美丽的姑娘跳起欢快的舞蹈,彩裙旋转,银饰叮当;帅气的小伙子敲起手鼓,弹起热瓦甫。张骞、班超、玄奘、马可·波罗、香妃等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中外“历史名人”纷纷出场。开城仪式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多分钟,却像一部浓缩的历史剧,将喀什的辉煌过往生动地展现在游人面前。

看完开城仪式,我们随着人流再次进入古城。天光大亮,商铺开门营业,白天的古城完全显露出它的真容。街道两侧多为土木结构的二三层小楼,外墙用生土夯筑,呈现出一种温暖的土黄色,是典型的维吾尔族民居。

古城里最让人着迷的,是那些纵横交错、宛如迷宫的巷子。喀什古城的巷子共有九十九条,

以主巷为轴,分出无数支巷。别出心裁铺设的道砖,为游人指示着行进的方向:铺着六角形地砖的路,是能够走得通的“活路”;横向铺着长方形地砖的路,则往往是通往居民家中的“死胡同”。

古城分为东、西两个片区。东城区生活着很多当地居民,保留着浓郁的维吾尔族文化,感觉是喀什本来的样子。西城区,有“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爹”等很多网红店铺和彩虹巷、布袋巷等网红巷子,几乎是所有游客的必打卡点。

夕阳的余晖将古城染成一片金黄的傍晚时分,我们结束了一天的游程。回想这一天,从摸黑找早餐的窘迫,到开城仪式的热闹,再到穿行于迷宫小巷的惬意,我终于了却了那个四十多年前的愿望。